

中奖

◆ 孙道荣

黄太太真是让人羡慕死了。她是个彩票迷,据说,每期彩票她都买。买彩票的人多了去,但像黄太太这么好运气的人,可就不多了,岂止不多,简直是闻所未闻。在过去的几年中,据不完全统计,黄太太大大小小中过几十次奖,少则千元,多则数万元,甚至有一次,她的一张彩票,更是获得了大奖,奖金达百万元!简直是神了!人送黄太太外号“中奖专业户”。黄太太乐而受之。

与一般彩民不同的是,人家中奖,大多是偷着乐,悄悄去领奖,有的中了大奖的人,甚至蒙着面戴着口罩和墨镜,全副武装,搞得跟去抢银行似的。因为怕出风头,遭人惦记。黄太太不一样!每次中了奖,她都会到处宣扬,把中奖的彩票展示给左邻右舍和同事们看,而且,必高调去领奖,弄得满城皆知,生怕别人不知道她又中奖了似的。经常中大奖的黄太太住豪宅,开豪车,拎名包,穿名牌,吃香的喝辣的,也就丝毫不让人奇怪了。人家运气好,能中大奖嘛。

昨天,黄太太又中奖了,奖不大,5000元。黄太太照例在一番宣扬后,兴高采烈地去领奖。黄太太又中奖,这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。但这次,黄太太中奖却成了新闻。

黄太太去领奖时,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,直接给她兑奖,而是把她领进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已经坐着两个神色严肃的男人。一名中年人看看黄太太中奖的那张彩票,问她,这张彩票是在哪个销售点买的?

黄太太心一惊,难道这是张假彩票?不可能,绝对不可能。黄太太回答,就在我家门口那个销售点买的,怎么啦?

中年人又问她,你家是住在天府广场吗?天府广场是全城最豪华的一座小区,能在那儿买房的,非富即贵。天府广场边上,确实有一个彩票销售点。

黄太太点点头,我每次都是在那儿买彩票的。

中年人盯着黄太太,这让黄太太很不自在。中年人再问,你确定这张彩票是在那儿买的?

黄太太迟疑了一下,但立即冷静了下来,心想,彩票在我手上,就是我的,只要不是假的,你管我是在哪儿买的。她再次点点头。

中年人咳嗽了一声,语气平静却威严,这张彩票,是从郊县一个镇的销售点售出的,而不是如你所说从天府广场销售点售出的。你能告诉我,这是怎么回事吗?

黄太太的心“咯噔”了一下。她强作镇静地回答,也许是我忘了,也许是你们弄错了,总之,这张彩票是真的,是我的,这有什么问题吗?

中年人翻开面前的一个本子,瞄了一眼黄太太,说,你刚才讲,你每次都是在天府广场边的销售点买的彩票,但我们查了一下,你这几年所有中过奖的彩票,有的是在下面县城售出的,有的是在郊区售出的,有的是在其他网点售出的,但没有一张是从天府广场销售点售出的。中年人合上本子,厉声说,请你解释

一下,你这些彩票都是怎么来的?

黄太太傻眼了。这次,黄太太不但没能领到奖,还被请了进去。那两个男人,不是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,而是检察院反贪局的。

黄太太还不知道,她的老公——黄四黄局长,前几天根本不是出差,而是已先她几天,就被请进去了。据说,黄局长没扛住,在被请进去的第二天,就在铁证面前,一五一十地把自己这几年所有的索贿受贿行为都交代了。

黄局长进去了,“中奖专业户”黄太太也进去了,这个消息,迅速传播开了,人们议论纷纷。

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,黄太太那些中奖的彩票,其实都不是她自己买的,一个人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,总是中奖。而是她通过在彩票中心工作的一个亲戚,花了远高于中奖金额的钱,从真正中奖的彩民手头买来的,然后自己再拿去领奖。

她这不是疯了?拿高于奖金的钱去买一张兑奖彩票,这么明显亏本的生意,她那么精明的人,怎么会干?

有人笑笑说,这样一来,她老公受贿来的钱,不就漂白了吗?要不然,他们一家怎么胆子那么大,敢公然住豪宅,开豪车,拎名包,穿名牌?

事实是不是这样,执法机关还没有最后公布,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机关算尽,最终必然还是一场空。

东施

(战国)庄子(原作)
韩伍(改编·绘画)



村里有位勤劳美丽的姑娘叫西施,因为家里贫穷,就替财主家打工,财主家活计很重,上山打柴,一去就是半天,回来常常吃剩菜冷饭,日子长了,西施就得了胃病。西施本来就长得好看,所以她手按胸口的模样非常受人同情和爱怜。财主有个难看的女儿,名叫东施,好吃懒做,脾气又坏,人人都厌恶她。因为西施美丽,又受人尊敬,引起东施的忌妒,常常会找她的岔子,有时还故意用脚去绊她。她听人说西施生病也那么好看,就想学一学,她突然大喝一声叫道:“不好,我病了!”说罢也捧住胸口,故意去人多的地方大声叫唤:“哎哟,哎哟!”叫完了又张开眼睛看看有没有人在注视她,但是人们厌恶她,都远远地避开她,她以为是人家不知道,便更使劲地装病,模样更加吓人,叫声就更响了。

有位好心的奶奶告诫她:“学西施要学她的勤劳和贤惠,学她处世为人,你学她生病的模样,岂不是更难看了吗?”东施听了奶奶的话,想了很久,慢慢地改变了。



小启

今年上海书展,本报星期天夜光杯的“市井故事”“国学论谭”版面将推出新民晚报·夜光杯丛书《人间处处有真情——〈新民晚报·市井故事〉精选》和《国学论谭》。明天下午2:30—3:30,在延安中路1000号上海展览中心西阳光蓬活动区将举行“新民晚报·夜光杯丛书首发式暨签售活动”。老娘舅柏万青、著名画家韩伍、漫画家孙绍波、上海故事家协会副会长、滑稽王小毛之父葛明铭将为市井故事一书签售,著名学者陈尚君、骆玉明、韩昇、陈鹏举、胡中行将为《国学论谭》签售。

改进措施 ◆ 刘卫

上月那天,老板来我们行政部,板起脸训人:“职工食堂搞得这么差!菜量和品种都少,小戴等一帮小伙子尤其对打菜的老郝很有意见。限期整改,不达标就扣奖金。”

主任这下慌了,挠挠秃脑门,马上答应:“我跟人事商量一下,马上采取改进措施。”我心里纳闷:改进食堂与人事有什么关系?观察了几天,没有实质性的举措,却见主任找老郝谈了话。

那天中午,主任叫我一起早早去了食堂大厅,在靠近打菜那个窗口的桌子边坐下。让人意想不到的,掌勺打菜的老郝不见了,换上来一个秀发飘逸,青春活泼的美女。这时,小戴等一群小伙子拿着饭盒过来。见到美女,他们先是惊讶,接着争先恐后地往前挤,边点菜边讨好地搭讪。美女打啥菜他们接洽,再也不吵吵嚷嚷的。

主任讪讪地一笑,对我说:“大刘,效果不错吧?这个靓女是我们高薪招来的大学生。抓问题要抓关键,只要把这几个‘刺头’稳住了,事情就好办啦!”



脱发恐慌症 ◆ 安凉

明人的车子刚驶上高架,手机就振动不止,是朋友彭打来的。明人打开接听键,彭心急火燎的声音在车内响起:“明人,帮帮忙,我那个臭小子吵着要到韩国去,你快过来帮我劝劝……”“他还是为了自己的脱发?”明人问。明人本来是要到书店去的,他提前下了高架,折返往彭家赶去。

彭的儿子约莫三十岁了,这小伙子乖巧、内向,平时一心投入工作。前段时间,他为自己不间断地掉头发而深陷担忧之中。医生明白无误地告诉他,他是脂溢性脱发,平时注意少吃油腻,注意营养,也不要操劳过度之类。他宽慰了几天,见头发还是大量脱落,不由焦灼起来。后来,据说他服过中药,擦过药水,见效都不大。

坐在沙发上的小伙子一脸憔悴,眼睛里布满血丝,可见好些日子睡不踏实了。他见明人进屋,抬起眼帘,叫了一声:“叔叔。”随后就直言:“我想到韩国去治疗头发,有人向我介绍了一家整容所。据说,治疗脱发很有一手。”明人细细打量了一下他的头发。两三月没见,头发并非他所说的脱落迅疾。他心里有数了,说,既然你们都有空,我请你们喝个茶去,就在附近。

一家50平方米不到的小茶馆,只有几张桌子,布置得雅致宁静。主人显然与明人挺熟,笑脸相迎,香茶款待。他脑袋上一毛不剩,光亮晃人,但也挺帅气的。明人待大家坐定,对朋友彭的儿子说,20多年前,有一对好

朋友,血气方刚,他们踌躇满志,正拼搏职场,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时,不约而同地发现自己脱发了,一个明显感觉,是前额毛发稀少,发际往后退移,另一个则头顶脱发,很快显出一个中央空地。后来他们知道,一个是谢顶,是脂溢性脱发,另一个是斑秃,是病理性脱发。两人陷入了焦虑之中,整日愁眉不展,到处寻医。当时有一种叫做“101”的药水,据说治愈率达到90%以上。他们花了高价,请人帮忙搞到了两瓶,一人一瓶。每天,他们早晚用棉签蘸了些许药水,小心翼翼地涂在脱发的头皮上。涂抹得仔细而又神圣。两个月不到,一位已把药水给用完了。另一位还残留了小半瓶,舍不得立即用掉。

“那他们的头发长出来了吗?”一直凝神静听的小伙子忽然开口问道。

“这两位,一位就是我,当年就这么谢顶,20多年了,也没再费神,还是这等模样。”明人说。

“那一位就是我了。”主人这时也坐了下来,笑声朗朗地说,“我就这模样了,几年后脱得稀里哗啦的,我干脆剃了个光头。”

“你瞧他多帅!娶了个老婆,也如花似玉啊!”明人说。

“当年的脱发恐慌,现在想来,这是幼稚可笑!”

小伙子脸红了,他捋了捋自己的头发,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

左右为难 ◆ 庄业理

有人给小石介绍了一位女友,两人见了面,女方一时拿不定主意,便找来久经沙场的剩女大姐帮她出点子:“男人喝酒看魄力,打牌知为人,只要与他进行一场麻将对决,就知道他这个人的性格修养和为人处事怎么样了。”

说起打麻将,小石不是外行,别人给他起绰号“石常赢(时常赢)”,一听说女方约他去打牌,乐得一跳三尺高。在麻将桌上,凭着熟练的技术,整个局势由他操控,让那三位女士输得一塌糊涂。最后,女方谈印象时说:“这人如此逞能,结了婚怎么受得了?”结果,女方与小石不欢而散。

时隔数日,又有人给小石介绍了一位。这天,女友给他打来电话:“星期天,闲着没事,我家里正好缺一,来打牌吧。”到场后,小石一看就座的除了女友,还有她的哥哥、妹妹。有了上次打牌相亲的教训,这次他哪敢张扬,决定低调行事。牌场上斯斯文文,起到手的一副好牌也故意打输,唯恐别人再说他争强好胜,谁知,半场没过,女友的妹妹就把姐姐喊到外面,小石清清楚楚地听到:“这人如此斯文,处处小心翼翼,毫无风趣,嫁给他你如何受得了?”结果又分道扬镳了。

第三个女友再约他打牌,这下他可犯愁了,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决定见机行事,既不输也不赢,看他们还说什么。这次前半场进展异常顺利,局势完全由他掌握,到了后半场,决定把赢人家的钱再吐出去,这节骨眼上可不能占人家的小便宜。后半场开始,打起牌来也就漫不经心了,突然,站在身后看牌的媒婆张大姐大声喊道:“小石,你这不自摸了,还往外扔!”话音刚落,几位牌友也忘记了场合,都异口同声地喊道:“原来是个傻蛋!”



【开头】

女儿问老婆:“妈妈,为什么大人讲故事,每次都要从‘从前有个地方……’开始?”

老婆看了我一眼,回答说:“不是每个人都爱这样开始讲故事的,有人一讲故事就从‘今天工作实在太忙,所以回来晚了……’开始。”

【多大】

在地铁上,我给一大妈让了座,大妈高兴地和我攀谈。

问:孩子多大了?
我:26。
大妈羡慕地说:你长得真年轻,看起来也就30出头,孩子都26岁了。

